

# 青涩的夏日

●张维兴

七月的辽河甸子，像一块被烤软的绿毯，草尖卷着焦边。羊群散在坡地上啃草，咩叫声被热浪揉得稀碎。莫日格勒斜靠在歪脖子柳树上，手机插着充电宝刷短视频，牛仔裤上沾着草汁和羊粪渣。不远处的土坡下，牧仁盘腿坐着，膝盖上支着平板电脑打游戏，还时不时抬头瞪一眼啃到他家苜蓿地的白山羊。

“莫日格勒！你家‘老拐子’又啃我家草了！”牧仁暂停游戏，声音穿透蝉鸣。那只瘸腿老山羊正欢快地拱着苜蓿，尾巴用个不停。

莫日格勒扯了扯嘴角，动都没动：“你家草长得比我家羊还肥，啃两口咋了？”他俩本身就是镇中学初三同班同学，在学校就不对付。一个是爱撞人的体育委员，一个是爱打小报告的数学课代表。没想到暑假回村放羊，又成了甸子上的“对家”。

牧仁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：“咋了？你家羊金贵，吃我家草不给钱？再不管，我拿石头砸了啊！”

“你试试？”莫日格勒也站起来，把手机塞回裤兜，大步走向老山羊。两人隔着狼尾草对峙，羊群却还在旁边茫然地嚼着草，完全没察觉主人们之间的火药味。

这时，田埂上传来清脆的笑声。萨日娜和其其格捧着竹篮走来，篮子里装满了刚摘的野杏，黄澄澄的。萨日娜是莫日格勒的妹妹，扎着高马尾，校服裙摆随风飘起。其其格和牧仁同班，是文艺委员，总爱穿白色连衣裙，手里还抱着本《飞鸟集》。

“哟，俩羊倌又吵架呢？”萨日娜把竹

篮往地上一放，挑了颗最大的杏递给其其格，“其其格你看，这杏甜得能粘牙。”

其其格接过杏，小声道谢，目光却不自觉地瞟向牧仁。牧仁立刻收起怒容，假装整理羊群，耳朵却竖得老高。

莫日格勒白了他一眼，蹲下身给老山羊挠痒痒。

“我们去河边洗杏，你们去不去？”

萨日娜晃了晃手里的杏。辽河在甸子边缘拐了个弯，浅滩的沙地是村里孩子夏天的天然乐园。

“去！”莫日格勒立刻答应，他早就想躲开这日头。牧仁犹豫了一下，看着其其格跟着萨日娜往河滩走，也默默跟上，把平板电脑塞进背包。

河滩的浅水区清凉宜人。萨日娜脱了鞋就往水里跑，把杏放在竹篮里漂在水面上。她撩起水花，溅得其其格裙摆都是水珠。

其其格蹲在岸边，捧水洗脸，长发垂下遮住侧脸。牧仁躲在蒲草后面，假装找鱼，眼睛却盯着其其格被水打湿的发梢。莫日格勒把羊拴在柳树上，脱了T恤跳进水里：“牧仁，躲那边干啥？怕我把你手机泡水里？”

牧仁脸一红：“谁怕了！我在看有没有小龙虾。”他往水里走了两步，凉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萨日娜笑得前仰后合：“牧仁你可别掉水里，你那平板进水了，你妈会扒了你的皮。”

正闹着，莫日格勒家的老山羊突然挣脱缰绳，朝着河滩狂奔而来。“老拐子！你找死呢！”莫日格勒大喊着追上去，牧仁家的头羊也跟着起哄。两群羊在河滩上乱窜，踩得水花四溅。

“哎呀！羊要啃到薄荷了！”其其格蹲在岸边，捧水洗脸，长发垂下遮住侧脸。牧仁躲在蒲草后面，假装找鱼，眼睛却盯着其其格被水打湿的发梢。莫日格勒把羊拴在柳树上，脱了T恤跳进水里：“牧仁，躲那边干啥？怕我把你手机泡水里？”

萨日娜瞪了莫日格勒一眼，跟着其其格离开。牧仁看着她们的背影，又看

着怒气冲冲的莫日格勒，突然觉得没意思透了。他摘下眼镜擦水，转身去追自家的羊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神经病。”

莫日格勒站在水里，看着一地的杏和被踩烂的薄荷，心里堵得慌。辽河的水从脚边流过，却冲不散空气中的尴尬。

那天下午，甸子上安静得可怕。莫日格勒把羊赶到远处，牧仁躲在草垛后面，平板电脑也玩得没滋没味。夕阳把河滩染成橘红色时，萨日娜发来

微信：“我和其其格明天去镇上图书馆，不想看见你们俩‘羊倌’。”

莫日格勒看着微信没回。牧仁则盯着班级群里其其格发的图书馆照片，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又划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两个少年隔着羊群，各自踢着石子，都盼着这破暑假快点结束。

第二天一早，莫日格勒在河滩找羊鞭时，发现了牧仁湿透的平板电脑。正犹豫要不要还，就看见眼睛红肿的牧仁急匆匆跑来。

“你看见我平板了吗？”牧仁带着哭腔，“我昨天落这儿了。”

莫日格勒把平板递过去。牧仁发现屏幕黑屏，急得眼泪都掉下来：“完了完了，这是我攒了半年零花钱买的……”

莫日格勒有点不好意思：“要不我帮你问问我叔，他会修电子产品。”

“真的？”牧仁抬起头。

“嗯。昨天……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推你。”

牧仁擦了擦眼泪：“我也不该盯着其其格看……”

两人正说着，远处传来萨日娜的声音：“哥！牧仁！快来帮我赶羊，它们又啃苜蓿了！”

莫日格勒和牧仁对视一眼，同时笑了。“走吧，羊倌。”莫日格勒拍了拍牧仁的肩膀。“走就走，学霸。”牧仁抹了把脸，跟着他往甸子深处跑去。

羊群在阳光下咩叫着，两个少年跑过开满野花的草甸，把昨天的别扭都甩在了身后。辽河依旧静静流淌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也映着少年们吵吵闹闹却又渐渐靠近的夏天。

1

## 温暖的召唤(组诗)

●秦菲菲

你的知音，在马头琴弦上开花  
随着一曲长调，遗忘最后的名字  
西辽河守着它的空旷  
我像等待爱人一样，等待  
火红的石榴花，开出动人心弦的音符

麦新  
那是被岁月磨亮的惊叹号，在大地的脊梁上  
丈量着塞北的记忆  
从一代人讲到另一代人  
倾听一条河流永不生锈的故事  
风，不再冷，沿着被风安抚的脚印  
顺着脉搏寻找  
这是你异乡的日日夜夜，追逐红色誓言  
挺直自己的信仰

2

一束一束花朵的颜色，一颗颗燃烧的心  
每一次燃烧  
都是  
慢慢打开体内的光芒，亲吻着这片土地  
血，一滴滴随着记忆落在地上  
那是思念，在绽放  
在呵护自己的信仰  
泪，一滴接着一滴  
待石榴花开时，染红草原的苍穹  
流进我们的血脉  
摁下手印，高举火把  
召唤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兄弟  
这一片泥土，融入心跳最温热的呐喊  
直到马蹄踏碎所有思乡的泪  
村庄是一只手掌，藏着乡愁的余温  
牧羊人的长调，留不住远行的脚步  
那是一种疼，扯着另一种疼

3

新艾力嘎查  
那个冬天很冷  
守护羊群的康大叔，要翻越山岗  
找寻春天的音讯  
就这样  
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  
低回的马头琴声  
点燃每一个寂寞的夜晚，每一个角落  
在这一刻，轻轻呼吸  
月光投下干净的影子  
在琴弓上游走，直至石榴花开满琴弦  
是一片草原在呵护它——  
沙丘起伏如悠远的长调，风，带着每一粒沙  
缝补着晚归的人  
娓娓诉说它的半生，风沙惶恐  
不知是因为自己的成熟  
还是因为她和小雀斑一样柔弱的身体  
在夜里通过门后的光线偷窥，听见她的几声叹息

4

生命像篝火那样慢慢燃尽  
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  
不远处，敖特更花姐姐用万亩沙地的绿色  
喊他一声  
举起酒杯，饮下一大碗牵肠挂肚的乡音  
唱  
所有语言都游进彼此的心底  
一滴一滴，种进心口  
都是无意的闯入者  
从不考虑能在哪片草原，哪个瞬间  
走向一个个绿色的春天

5

仿佛有无数脸庞慢慢靠近  
在一个个漩涡里演绎亲情与血脉的奔赴  
来不及思考，只是奔跑  
我看见的红色，是太阳抚慰过的成长  
解开了生命的玄机，探讨着时光的经卷  
陷入挣扎与行走的征途  
是另一个夜晚守着你的最近的灯火  
点燃彼此的牵挂  
篝火吞下了所有的沉默  
与我同行的你，挺直自己的信仰  
努力地迎合春天的颜色，每一次流淌  
从羊群到草场，相遇  
直到一件件往事，乘虚而入  
用身体里的每个破绽收留思念

6

一声轻叹，每一株泥土上的树木，都是鲜活的生命  
从一个季节转向另一个季节  
从未停顿  
那声召唤  
是不动声色地靠近  
在同一个词语里相认  
一声兄弟，一声安达  
像饱满的石榴籽，紧紧相依  
我们谈论来世与今生，谈论身体里的伤口依次绽放  
虽然经历了寒冬的覆盖  
那一转身，所有的芳香在一片新的叶芽上  
写下了誓言  
默默生长  
从根系的花朵，慢慢打开体内的光芒  
亲吻着牛羊的故乡

## 云端风光(外一篇)

●王俊龙

夜色褪尽了点滴，晨曦悄然而至，东方的天空渐渐露出了鱼肚白。不一会儿，天色越来越亮，天与山相连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霞，红霞的范围慢慢扩大，光线愈加明显，显然，太阳就要升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太阳似一个红点破出天际，发出夺目的亮光，它旁边的云霞也突然有了光彩，刹那间，那云霞幻化出五颜六色的景象，光鲜亮丽又色彩斑斓。这便是一天之中最迷人的景色了。

慢慢地，太阳位移了咫尺，霞光褪去了颜色，天边呈现出原有的底色，一如既往的蓝与整个天空不再有丝毫的色差。天空之上，云彩是那样的缥缈、形态是那样的轻盈，像亭亭舞女的裙，又像笼着轻纱的梦。天空之下，野芳发而幽香、佳木秀而繁阴、青山多而妩媚、碧草连于天际。站在云端的小站里，不仅能享受视觉上的盛宴，也能享受听觉上的佳音。天色微明时，聆听山涧流水叮咚悦耳，晨光熹微时，静听原上小溪流水涓涓，清晨时分，各种鸟儿鸣叫起来了，声声清脆，阵阵悦耳。野鸡在山里打鸣，布谷鸟在林间歌唱，鸿雁飞过了天空，百灵鸟绕过了枝头，小燕子叼着泥巴在屋檐下筑巢，花喜鹊拍着翅膀在草丛里觅食。天边的清晨似乎就是鸟的天堂，各种鸟儿欢聚一堂，奏出一曲青春的乐章。

说起云端的风光，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山了。虽不能与泰山媲美，但如果登高望远，依然能感受那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情怀。站在云端的山巅上，放眼望去，突然发现火车站是那样的渺小，火车就像火柴盒串联在一起，沿着铁路线疾驰而过。云端的山不仅高大雄伟，而且奇特险峻，在东南侧的半壁山腰上，山体像被利斧砍过似的，露出红褐色的岩石，岩石的截面垂直凌空，一棵松柏仰天长啸。恰是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已绝壁”的最好诠释。

最有特色的要数云端的雨后了。雨后的云端山色空蒙，山谷幽静，山顶之上“仙气”腾腾，氤氲在天

### 小河风光

小河面积不大，呈椭圆形，一眼便可以望穿对岸。它四周的地势微微隆起，小河就像镶嵌在其中的天池。小河风光四季分明，春夏秋冬都别有风韵。

每当开春，河水开始融化，大块大块的浮冰在河面上漂浮，远远望去，仿佛一艘艘巨轮在航海里前行。这时的河水冰凉清澈，河面又宽，往往吸引着很多鸟类的到来。过不了多久，天气渐渐转暖，浮冰不见了，春风吹动着水面，泛起层层涟漪。河面上经常会看到蜻蜓点水，燕子飞过，鸭子成群结队，大鹅高歌一曲。河岸上的土质松软，小草青绿，垂柳婀娜照影，桃花吐露芬芳。河对岸，孩子们在玩耍，跑着、叫着，放风筝的放风筝、打水漂的打水漂、抓鱼的抓鱼、斗草的斗草，笑容灿烂，肆无忌惮。

夏天到了，水光潋滟，浮光跃金。河中央的水草在柔波里招摇，田田的荷叶层出不穷，红硕的花朵映日绽放。偶有游鱼穿梭其间，嬉戏弄莲，不时地有涟漪泛起，微波荡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阳光正好，水温适宜，村里的小男孩儿都变成了“浪里白条”，扑噜扑噜地跳进河里，追逐着，打闹着，那爽朗的笑声传遍了整个小河。若赶上淫雨霏霏，烟波渺渺，小河里的荷花就更显得美丽动人了，那滚落的雨珠晶莹剔透，颤颤饱满，如美人垂泪，含情欲诉。若赶上晴日

黄昏，夕阳西下，天边的晚霞晕染出五彩的斑斓，倒影映入水中，铺设出一道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美丽壮景。傍晚时分，油灯初上，“开轩纳微凉”的老头品茗，只听得河岸边蛙声一片，尽道那丰年之乐。

秋天来临，河水犹寒，风乍起，吹起鳞鳞细浪，让人想起了那个易水送别的侠客。黄昏时分，牧羊的老人，骑着他的高头大马饮马于河边。大马驻足，饮水、转身、奔跑，而马背上的老人随着马蹄的颠簸消失在坝顶之上。登临坝顶，俯瞰小河，河水悠悠，凫雁飞落，在落日余晖下，在凌波水间，这里上演着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美感。傍晚，月光洒下了清辉，将倒影投入水中，小河显得那样清澈、静谧。月光之下，那净洁的小河载满一船秋色，平铺了十里波光。

转眼入冬，小河结冰了，厚厚的冰层银装素裹，冰清玉洁。看似万籁俱寂的季节，却正是小河最热闹的开始。冰面上，一辆辆小巧、灵活的冰车划来划去。前进、后退，转弯，掉头都方便自如。冰车众多，类型也多。那“孤军深入”型的冰车，将会划向更远，去寻找新大陆。然而“千帆竟发”型的，则只需要振臂一呼，便可群雄响应，一时齐发，足有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之气势。游戏最后，终究有一骑绝尘者获胜。最有乐趣的要数“两军对峙”型了，两组阵营，兵锋相对，为了取胜，可短兵相接，横冲直撞。也可曲折迂回，暗度陈仓。不管智取还是武攻，凡占领对方大本营者为胜。冬天的小河就这样充满欢声笑语，充满活力激情。尽管孩子们的脖套上、帽子上都结满了冰晶，但额头上早已大汗淋漓，冬天虽冷，那一刻，却并不寒冷。

故乡的小河，没有长江黄河的波澜壮阔、没有杭州西湖的淡妆浓抹、没有钱塘江的浪潮、没有漓江的清秀，但我却独爱这条小河，它是我童年的乐园，是我记忆的情感，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。

## 我的供销社情结

●赛音白乙拉

总想回到过去看看，或许只是怀念曾经的自己。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八十年代初，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供销合作社（简称县供销联社）工作。从此，我与供销社有了不解之缘，我对它怀有着深厚感情。

供销社，是我迈向社会的第一站，也是我工作的“摇篮”，在这里我开始有了新的生活，感知新事物，学习新知识。时光悄然流逝，我却仍不愿放下那段美好，老街上藏着不少故事，一砖一瓦都让人心生无限感慨！

当时，县里有承担城镇居民商品供应的商业部门，如百货公司、五金公司、糖业烟酒公司、副食品公司、被服社、副食品加工厂等。有承担农村牧

区生产生活用品的供应和农副产品销售的供销社，如土产公司、生产资料公司、果品公司、联营公司、打棉厂等，还有各基层供销社系统。

供销社是供销社系统的管理机构。对县直属各公司和各基层供销社具有领导、指导和管理的职能职责。记得那时候，基层所有的商品都是由供销社经营，不允许个人买卖，所以供销社就是“百货商店”，相当于现在的“超市”，五金类、食品类、衣物类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学生用品样样俱全，在当时的消费水平下，几乎能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需求。人们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无不与供销社的三尺柜台有关。那时没有小商小贩，各种商品都是国营工厂的产品，对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，所有商品不合格一律不允许出厂。就连我们常吃的油盐酱醋等也都是使用传统的制作工艺，没有添加任何化学制剂。平时去供销社买货（商品）的人不一定太多，但到年底或节假日，就人流拥挤，热闹起来了。供销社也是乡亲们农闲之际常聚或过路人的据点，营业员穿着鲜艳亮丽，深得大家的喜

爱与称赞。有的还戴着手表，骑着自行车，不时在村上兜兜风，怪让人羡慕的。那时，一说起找对象，不少人说，有了本事，看能不能娶上一个供销社里的营业员，或让闺女嫁给供销社的职工。有的中小学生展望未来时，甚至把“能当上一名供销社的职工”当成理想。

那时候，布料和棉花等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，由大队（村）每年给社员按人头发放票和棉花票，再去供销社购买。供销社还承担着社员们积攒的鸡蛋、猪毛、骨头、废铁和山杏仁、桔梗等收购业务。

天空依旧广阔，可那些点滴回忆却在慢慢老去。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，原公掌控着农村牧区老百姓生产生活命脉的供销社，也融入了市场经济大潮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昔日备受崇拜的供销社职工，也随着改制，有的下岗，有的转行。但是我们这一代人，对供销社还心存留恋，那些对往事的回忆偶尔会出现在梦中。